

教宗本篤十六世

週三公開接見活動中講解的教理

聖伯多祿廣場

2008年4月9日

諾齊亞的聖本篤

各位親愛的兄弟姐妹，

今天我想講的是聖本篤(san Benedetto da Norcia)，西方隱修制度的創立者，同時也是我的教宗職位的主保聖人，我會以聖大額我略所寫的一段形容他的話作開始：「這人不但以眾多奇蹟光照這大地，同時也因為懂得運用動人的言詞講解他的教義而光芒四射」（《對話錄 *Dialoghi*》 II, 36）。這位偉大的教宗於 592 年，即距離聖本篤逝世只有五十年，寫下這段文字，因此，聖本篤仍然鮮明地活在人們的記憶中，尤其是活在經他一手創立，發展蓬勃的修會團體的記憶中。透過他的生活和工作，諾齊亞的聖本篤對歐洲的文明和文化的發展，帶來決定性的影響。有關聖本篤的生平最重要的資料，是聖大額我略所寫的(《對話錄 *Dialoghi*》)卷二。《對話錄 *Dialoghi*》不屬於傳統的傳記體，聖大額我略寫此書的目的，只是想透過一個實事求是的人的榜樣，這人就是聖本篤，以說明任何人，只要將自己交給天主，都可以到達默觀的最高境界。易言之，就是要給我們提供一個如何在生活中，走向完美極致的模範。在這部《對話錄 *Dialoghi*》中，聖大額我略也記載了很多聖本篤所行的奇蹟，他這樣作，也不是單純爲了要介紹一些奇特現象，卻是要指出，天主如何利用勸勉、扶助，甚至懲罰等方式，介入人生的實際處境。即是說，聖大額我略想人們明白，天主並不是於世界肇始時設置下的一個假設，而是實在的親臨人的生活中，親臨每一個人的生活中。

當然，我們也可以從大額我略生活年代的歷史背境，給這樣的一個傳記佈局，找到解釋。其時正處於第五、六世紀之間，羅馬帝國的傾覆，加上新民族的入侵，和傳統風尚習俗的衰微，這一切都給那時的社會價值觀和政體，帶來極大的危機。因此，額我略希望，透過介紹聖本篤這顆「明亮之星」，在這風雨飄搖的時刻，特別在羅馬這城市內，給大家指出那個「逃離這歷史黑夜的出口」（參看若望保祿二世，《教誨集 *Insegnamenti*》II/1，1979，頁 1158）。而事實上，聖本篤的作品，尤其是他的《會規 *Regola*》，亦顯示出的確能夠在靈修上，給予我們真正的激勵。在過去的歲月，正是這激勵越過聖本篤生活的地域及年代，改變了歐洲的面貌，同時在羅馬帝國所開創的政治體系瓦解後，建立一套新的靈修和文化體系，這新體系就是那屬於所有生活在这片大陸上的各民族的基督信仰。而我們現在所稱的「歐洲」這現實：*realtà*，亦正是這樣誕生的。

根據一般的意見，聖本篤約生於 480 年左右。至於出生地，聖額我略說他「生於諾齊亞省」：*«ex provincia Nursiae»*。爲了栽培他，他富有的雙親將他送到羅馬求學。可是他在這永恆之城只逗留了很短時間。原因是，正如額我略所說，而我們也知道絕對可信，年青的聖本篤對當時他很多同學的放縱生活感到厭惡，他不想跌入同樣的錯誤。他「只想單單取悅天主」：*«soli Deo placere desiderans»*（《對話錄 *Dialoghi*》導言 1）。結果他放棄未完成的學業，離開羅馬，跑到羅馬東部的山中獨居。在艾非特鄉（*il villaggio di Effide*）（即今日的艾非利：*Affile*）住了一段短時間，其間他與一個隱修士的「宗教團體」一起，之後他再退隱到不遠的蘇比亞古（*Subiaco*）潛修。聖本篤在那裏的一個穴洞，獨個兒生活了三年。這個穴洞自中世紀開始，成爲其中一座稱作「聖穴」（*Sacro Speco*）的本篤隱修院的心臟。在蘇比亞古的日子，是一段和天主獨處的日子，因此，是一段讓聖本篤成熟的日子。正是在此處，他要忍受和克服每一個人都要面對的三種誘惑：自我肯定及自我中心的誘惑，肉慾的誘惑，及最後的，忿怒和報復的誘惑。事實上，聖本篤一直堅信，只有當他戰勝了這些誘惑，對那些有需要的人，他講的話對他們才會有用。於是，在他讓自己的靈魂重獲平安後，聖本篤終於能夠完全控制他的「自我」的情緒，成爲自己四周的和平締造者。亦只有到這一刻，他才決定在離開蘇比亞古不遠，一處名爲安利奧（*Anio*）的山谷，建立他最初的隱修院。

529 年，聖本篤離開蘇比亞古，遷到卡西諾山(Montecassino)居住。有些人解釋說他這次的遷徙，是爲了要避開蘇比亞古一位對他嫉妒異常的神職的騷擾。但這解釋明顯地欠缺說服力，因爲在這位神職突然逝世後，聖本篤並沒有返回蘇比亞古(參看《對話錄 *Dialoghi*》II, 8)。事實上，他有這樣的決定，是因爲他內心的成熟，和他的隱修生活經驗，均已進入另一個新里程。根據大額我略，聖本篤離開偏僻的安利奧山谷，去到卡西諾山，一處不但能俯覽四周圍繞著的大平原，而且從遠處便可見到的高地，其實帶著象徵性：隱匿的隱修生活固然有它存在的理由，但對教會和對社會來說，一座隱修院也有它的公眾義務：它需要讓人見到作爲生活動力的信仰。實際上，當聖本篤於 547 年 3 月 21 日，結束他在這世上的生活時，透過他的《會規 *Regola*》和他一手創立的本篤團體所留下來的遺產，這千多年來，直到今日，仍在造福整個世界。

由於祈禱是聖本篤整個人生的固有基礎，額我略以《對話錄 *Dialoghi*》卷二全卷的篇幅，向我們描述本篤的一生如何浸淫在祈禱的氛圍內。沒有祈禱便不能經驗到天主。然而，本篤的靈修絕非和現實脫節的內心活動。雖然身處於大時代的不安和混亂中，聖本篤一直在天主的注視下生活，亦正因爲這樣，他從不忽略對日常生活當盡的義務，和對人的實際需要。透過對天主的觀望，聖本篤領悟到人的實況和使命。在他的《會規 *Regola*》中，本篤稱隱修生活爲「一所爲主服務的學校」(《會規 *Regola*》45)，並要求他的隱修士，「沒有任何別的事情比對天主的工作(即神聖日課或時辰祈禱)更重要」(《會規 *Regola*》43,3)。但他亦同時強調，就祈禱來說，最重要是聆聽(導言 9-11)，之後再將這聆聽變爲實際行動。他肯定地說「主每日都在等待我們以事實回應祂的神聖教導」(《會規 *Regola*》35)。如此一來，隱修士的生活即變成一個行動和默觀的共棲，結出豐富的果實，「好讓天主在一切中受到光榮」(《會規 *Regola*》57,9)。有別於今日常被標榜的，輕鬆自在的，自我實現和自我中心，聖本篤的門徒的首要和不可取代的責任，是跟隨著謙遜和聽命的基督所指示的道路(《會規 *Regola*》5,13)，誠實地尋找天主(《會規 *Regola*》58,7)，同時不該愛任何其他事物，多過愛這位天主(《會規 *Regola*》4,21; 72,11)。如此一來，透過對別人的服務，他成爲一個獻身服務和帶來平安的人。當隱修士帶著被愛推動的信德實踐聽命這規誡時，他會獲到謙遜(《會規 *Regola*》5,1)，本篤在其《會規 *Regola*》中，以第七章全章講解謙遜這德

行。這樣一來，人會越來越肖似基督，達到真正的自我實現，變成一個根據天主的肖像造成的受造物。

面對門徒的聽命，作為基督的代表的隱修院院牧，應有相稱的智慧(《會規 *Regola*》 2,2; 63,13)。關於院牧的形像，《會規 *Regola*》第二章談得最多，院牧是個兼具靈修美和對職責要求嚴格的人物，正如大額我略所說，可以把這樣的一個人，看成是聖本篤的自畫像，原因是「聖本篤不可能將自己沒有生活過的教給別人」(《對話錄 *Dialoghi*》 II, 36)。院牧應同時是個溫柔的父親和嚴勵的老師(《會規 *Regola*》 2,24)，他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。對惡習絕不姑息，他之所以被召，主要是要他仿效善牧的溫良(《會規 *Regola*》 27,8)，要他協助而非控制(《會規 *Regola*》 64,8)，他應該多以事實，而不是以言語，使人關注一切好的和神聖的事物，他要透過個人的榜樣來解說神聖的誡命(《會規 *Regola*》 2,12)。為了能夠負責任地作出決定，院牧也應該是個懂得聆聽「弟兄意見」的人(《會規 *Regola*》 3,2)，因為「天主往往會把最好的解決方法，啓示給最年輕者」(《會規 *Regola*》 3,3)。這種態度，讓這本於一千五百年前寫成的《會規 *Regola*》，予人出奇的現代感。一個負有公眾職責的人，甚至在小團體中，他永遠都應該是個懂得聆聽，並懂得從所聽到的學習的人。

聖本篤指稱他這本《會規 *Regola*》所寫的，「只是作為開始的些許解說」(《會規 *Regola*》 73,8)；可是實際上，這本《會規 *Regola*》不但給隱修士，也給所有在走向天主的路上，尋求指引的人，提出有用的指示。基於它的尺度，它的人性，和它在靈修生活中謹慎分辨什麼是必要和什麼是次要等，這本《會規 *Regola*》直到今日仍然散發著光芒。1964年10月24日，保祿六世宣布聖本篤為歐洲的主保，其用意正是承認這位聖人透過他的《會規 *Regola*》，對歐洲的文明和文化的形成，所作的偉大貢獻。剛從飽受兩次世界大戰的嚴重傷害的世紀中走出來，又正值那些所謂偉大的意識形態崩潰後，事實已證明，這些意識形態只是一些悲劇式的烏托邦而已，今日的歐洲，正在尋找自己的身份。對於建立一個新的和持久的體制，政治、經濟和法律等工具固然重要。然而，也需要以這片大陸的基督信仰根源為基礎，推行倫理和靈修方面的革新。若沒有這維生素，人將仍然活在有跌入那個古老誘惑的危險中。這個古老的誘惑，就是把人拉入希望自己拯救自己的烏托邦。這烏托邦，正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所說的，曾經以不同方式，史無前例地，將二十世紀的歐洲，「拖進人類歷史最痛苦的一段倒

退中」(《教誨集 *Insegnamenti*》XIII/1, 1990,頁 58)。在追求真正發展的路上，讓我們今日聆聽聖本篤的《會規 *Regola*》，以它作為我們的路燈。這位偉大的隱修士，今日仍然是位真正的導師，我們可以在他的學校，學到如何活出一個真正的人文生活的技巧。